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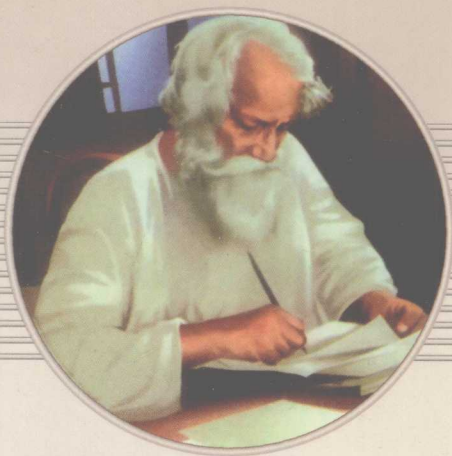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六〕 短篇小说

冯秀倩 等译
王志良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名家名著
大系

泰戈尔小说全译

泰戈尔 著 陈 鹤 译 陈鹤 校

1. 短篇小说

2. 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六〕(短篇小说)

冯秀倩 王志良 等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Ⅱ, 短篇/(印)泰戈尔(Tagore, R.)著;
冯秀倩 王志良等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冯…③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
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595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总编室: 010-63370164

发行部: 010-63370170 6337099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刷

960 × 640 1/16 开本 216 印张 25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全套共 16 册): 540.00 元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衍女

新郎与新娘

黄志坤 译

迄今为止,人生主宰实际上还从来没有在我的命运中安家落户。然而,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人生主宰倒是在我心田的莲花宝座上,停留了片刻。当时,我焦虑不安,刚一入睡就被惊醒,再也睡不着了。我的朋友大多都结了婚,有的甚至已生儿育女了,可我却虚度年华,独守空床。

十四岁时,我已经通过了入学考试。那时候,不管是结婚还是入学考试,我都不当做一回事。我从来不死啃书本。因此,无论是在体质上还是在思想上,我都没有经受过消化不良之苦。从小时候起,我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不管见到什么书,我都拿来读,就像老鼠一样,不管是能吃的还是不能吃的见到就啃。在这世界上,我所阅读的不该读的书,比我应该读的书要多得多。因此,在我浏览过书的太阳系里,学校里读的书像是地球,而校外读的书则是太阳。众所周知,太阳要比地球大数百万倍。这样,尽管我梵语教师预言说考试很难,但我还是顺利地通过了。

我的父亲,曾是位地方长官的副手^①。当时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忽而在沙托基拉,忽而在贾哈纳巴德,很难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居住下来。首

^① 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早期时,地方长官均为英国人,当地人只能当副手。

先,应该把话讲明白:在我所讲的这段经历中,时间、地点以及新郎等等,虽然言之凿凿,有名有姓,但都是虚构的。对于那些猎奇心理胜过艺术鉴赏的读者来说,这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失望。

有一次,我父亲外出办案去了。当时,我母亲要举行一个祭典还愿。为了安排参加者的食宿和赠礼,母亲需要一个婆罗门当帮手。在这种紧要关头,我的梵语教师就成了我母亲的主要助手。为此,母亲对这位教师非常感激。但是,在我父亲的心目中,这位教师的形象却正好相反。

这一回,我也成了赠送给婆罗门的一份礼物。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要去加尔各答一专科学校读书。为了减轻母亲对儿子的离愁别恨,大家建议她收一个小姑娘做童养媳。这样一来,当母亲把思绪集中到小姑娘身上的时候,她就不会感到度日如年了,她的心灵将得到某种慰藉。

我那梵语教师的女儿卡希绍丽,正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当时她还小得很,实际上是个很小很小的姑娘。她非常文静。她的生辰八字也正好与我的相符。另外,通过联姻,我母亲也就报答了这位婆罗门教师,使他免除了嫁女儿的义务。

起先,母亲还有些犹豫不决。她想见见姑娘再说。教师先生得悉母亲这方面的暗示,马上说他的“内当家”昨天晚上已把女儿带来了。母亲很快就做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偏爱和行善这两种砝码加在一起,很快就使这小姑娘的身价显得更有分量。

母亲说:

“姑娘嘛,虽不很美,但性格文静,还是很不错的!”

母亲的这些话,逐渐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过去,我多次怀着恐惧的心情向梵语教师请教动词的变位等问题:现在我与她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跟他女儿结成金玉良缘的关系。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一开始就给我

的心灵一个很大的震动,仿佛是身临寓言故事的仙境:枯燥无味的语法突然去掉了繁琐的外表,变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公主。

一天傍晚,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里对我说:

“孩子,教师先生捎来了一些芒果和甜食,你来尝尝吧!”

母亲知道,我非常爱吃芒果。即使第一次给我五百个,我也会再要五百个的。因此,她想以美味珍馐来开拓通向我心扉之路。我进去的时候。看到卡希绍丽坐在母亲的膝上。当时的许多情况,已经模糊不清了。不过有的情节,印象还很深刻,小姑娘的辫子上扎着彩带;身上穿着加尔各答做的缎纹布上衣,上面有黄、红条纹。我还记得,她的皮肤黝黑,眉毛浓密;一双家畜般的眼睛,毫无惧色地东张西望。脸上其他部位的情况想不起来了。我觉得,造物主还没有最后完成她的造型,只是给她造出了一个大概的模样。不管怎么说,看上去她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很高兴,心花怒放。我深深懂得,这位头扎彩带、身着缎服的姑娘。将会完全属于我的。我将是她的主人,我就是她的天神!要想得到珍贵的成果,无不要经过艰苦的努力。然而,这一次可是例外,我只动了动小指头就如愿以偿了。造物主把我变成了新郎!

天天与父母在一起,耳濡目染,我自然知道妻子的含义。我看到,父亲对各种仪典都很讨厌,但在祭萨维德丽^①的时候,从他的脸色可知,他心里是高兴的。母亲对父亲非常好,感情极深。这一点,我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有时候父亲为什么大发雷霆,为什么心不在焉,这些,我母亲是不敢多想的。如此情况,正迎合了我父亲男子汉脾气,使他感到惬意。天神并不觉得对于自己的崇拜是一种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是信徒们的理所当然的支出。但是,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对自己的崇拜却是一种意外的

① 印度古代史《摩诃婆罗多》中一位忠于丈夫、忠于爱情的女性。

收入。因此,这就非同小可,很不一般了。

小姑娘的美色,并没有使我动情。然而,我一想到我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也将受到她的敬佩,我就不免趾高气扬,热血沸腾。那天,我怀着极大的自豪感吃了许多芒果;怀着这种豪迈的心情,还留下了三个芒果。这种情况,以前可从没有过。为此,我还后悔了老半天哩!

当时,卡希绍丽并不知道,我和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不过回到家里之后,她大概明白了底细。从此以后,我遇见她,她总是躲躲闪闪、匆忙走开。她一见到我,总是战战兢兢、很不自在。这使我感到很满意。这说明,我的出现,在世界某处地方,以某种方式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影响。这种有机化学似的事实,使我心醉神迷。要知道,有人看到我感到害怕或者害羞,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卡希绍丽见到我就想躲开,这使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她是单单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的!

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一下子突然变得有人这么尊重,——这使我好多天都觉得飘飘然、头昏脑涨。

母亲要是什么事情做得不好,或是饭菜做得不合口味,父亲总是训斥她。我暗中以父亲为榜样,处处效法他。要是做了什么使父亲不高兴的事,我母亲总是小心翼翼以各种方式赔不是,使事情不了了之。在我的想像中,卡希绍丽应步我母亲的后尘。有时候,我也悄悄慷慨地塞给她一把钞票,或者送给她一些宝石首饰。想像常常描绘出这样一幅可怜的图景: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却不过来,而是坐在客厅里面壁抽泣,衣角擦泪。对于这些,我说不准是什么心情,可能是非常同情的。

我父亲非常注意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清扫房间,保管衣服,所有这些,从小都是我们自己动手。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幅清晰可辨的日常图景。不用说,这并不是我独出心裁的想像。在我父亲已往

的经历中,就可能出现过类似的画面。下面我来描写一下这幅图景:

一个星期天。午饭之后,我伸着脚靠在床铺枕头上,半躺半睡地看报纸,手里还拿着一杆烟袋。我打盹的时候,烟袋掉在地上。当时卡希绍丽坐在走廊里,正准备把要洗的衣服交给女仆。听我叫她,她马上赶了过来,拾起烟袋放在我的手里。

我对她说:

“听我讲,我书房里左边书架第三层上,有一本厚厚的蓝色封面精装英文书!你把它拿来吧!”

卡希拿着一本蓝色封面的精装英文书交给我。我说:

“嗨,不是这一本。那本书比这厚,它的封面上印着烫金字母。”

第二次,她却拿了一本绿色封皮的。我接过书,气冲冲地“啪”的一声,把它扔到地上。卡希的脸马上变了样,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我走到书房里一瞧,原来那本书并不在第三层,而是在第五层书架上。我拿了书,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没有对卡希道歉。她低着头情绪沮丧,把衣服交给了女仆。她不能忘怀,由于自己稀里糊涂拿错了书,影响了丈夫的休息。

我父亲外出办一件盗窃案。我也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打发日子。不过,我的教师对我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我讲话时,总是和颜悦色,使用尊称。

父亲的案子办完了,回到家里。母亲老早就为父亲准备了他特别爱吃的食品。对于要与父亲商量的事情,她做了充分的准备。父亲认为教师先生贪婪、吝啬,很不喜欢他。因此,母亲首先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教师先生指责一番,对他的妻子和女儿却赞不绝口。

然而,事情还是坏在教师先生手里了。由于他太高兴,得意忘形,把

事情张扬了出去。他对谁都毫无保留地说，婚事已订，只待选择良辰吉日。他甚至在某些场合放出风来，说什么他女儿结婚的时候，还要借用局长先生的砖砌客厅用几天。大家也都准备好了，打算办喜事时，尽力而在地帮助他。父亲机关律师团的成员也都同意为婚事凑钱，送份厚礼。当地小学校长比列绍尔先生的第三个儿子——一个三年级学生，还就这场将要举行的婚礼写了一首诗歌。诗中，他以比喻的手法，写了月亮与荷花。校长先生随身带着这首诗歌，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码头上，见到谁都是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这样一来，村里人都夸校长的儿子才华出众，前途无量。

父亲从外地一回来，当然听到了将要办喜事的消息。

随之而来的是，母亲泪流不止和拒绝进食。家里人都惶惶不安，无缘无故地惩罚仆人。父亲终止了一桩重要的诉讼，并给以严厉的惩罚。他辞退了教师先生。先生只好带着鬚发姑娘卡希绍丽一走了之。假期结束之前，我不得不告别母亲去加尔各答。我的心像扎破了的足球一样泄了气，不管如何使劲再踢，也蹦不起来了。

二

我的爱情生涯，一开始就遭受挫折。这之后，人生主宰再也没有来光顾我了。对于这段一事无成的经历，我不想进行详细的描述，只是扼要地诉说一二。

二十岁之前，我全力以赴去应付文艺硕士的考试。为此，我戴上了眼镜，胡子长得老长也只好听之任之。那段时期，父亲在拉姆普尔哈特、诺

亚卡利、巴拉绍特等这样一些地方工作。经过一段在词汇海洋里的搏击之后,我终于获得了珍贵的学位称号。现在,我该到财富的海洋里去搏击了。

父亲把自己的老上级回顾了一遍:最能帮忙的,都已作了古人;略微次之的,已经退休到了英国;另有能助一臂之力的,也都搬迁到旁遮普去了;而留在孟加拉的,大多是些起先信誓旦旦答应帮助,但最后却是音信杳然的无能之辈。我祖父当地方长官副手的时候,官场里还没有这么艰难。那时候,任职后退休,退休后任职,总在一个家族里子承父业地轮流转,就像渡船在两岸来回摆渡一样。

现在就差多了。所以我父亲忧心忡忡,生怕自己的后裔,从政府机关的高级鸡笼里跌落到低级的、诸如商业机构这样的栖身之所。

就在这时候,我父亲想起了一位婆罗门富翁的独生女儿。这位婆罗门是个承包商。他的财源空前茂盛,仿佛从看不见的地狱也有一条财路通到他家似的。我在他家里出现的时候,他正在忙着分发橙子和其他礼物;每当节日来临之际,他都要给可能成为他女婿的人家送礼。我们家就在他家的对面,只有一街之隔。不用说,我这个副职官员的儿子——硕士学位获得者,是位非常合适的女婿人选。因此,这位承包商先生对我就显得格外尊重。与我打招呼时,他几乎躬身触地。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我的心。然而,我的心,对他来说,当时是高不可攀的。

这是因为,我当时已二十岁了。除了追求一个真正的女性之外,我不再企求其他什么财宝之类的东西。不仅如此,在我当时的脑海里,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也就是说,我心目中“夫人”一词的含义,绝不是市场上流行的那种意思。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度,家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限制。思考的时候,可以让理智在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但在实

践中,它却受到家庭狭小圈子的严格束缚。对于这种情况,我是不能容忍的。我也不会同意采取这样不明智的措施:把本要作为理想道路上的伴侣——妻子,让家庭琐事捆住她的手脚,或者以种种行动来使她倒退。说实在话,我也是那种从专科学校脱颖而出的、被讥讽为现代派的人物。在我们那个时代,这种现代派人物,比现在多得多。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真的相信,尊重社会是不容易的,何况还要使其发展呢!

我——斯里朱克托·绍诺特库马尔,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只要我同意,立即就会得到富家闺秀的钱袋。父亲声称:“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却沉默不语。心中暗自思忖我还一点也没有打听过、了解过她呢:只要睁开眼睛、伸长耳朵,就能看到不少东西,听到许多事情。

姑娘像洋娃娃一样地纤巧秀美。她仿佛是用一种从未想到过的方式塑造出来的:她的每根头发都梳得溜光,她的眉毛如描上去的一般。她还能用梵语背诵恒河的颂歌。

姑娘的母亲笃信印度教,非得在恒河里煤一样黑的水中沐浴之后才去就餐。她一想到繁衍生息的大地维持着各种不同的种姓,就老是感到不舒畅。她的大部分活动是与水打交道,因为水里生活的鱼,不属于穆斯林种族,而且水里也不长大葱。她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梳妆打扮,摆弄服饰,清扫屋子,整理家什,洗刷炊具等等。这些事情没完没了,即使把她白天的时间延长一倍,也是不够用的。她对自己女儿的教育抓得很紧,极为严格,甚至使得女儿不敢吐露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交给她干的事情,不管是困难重重还是轻而易举,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她也会去干的。她吃饭的时候不敢穿好衣裳,怕弄脏了。她学会了分辨什么灵魂之类的问题。她到恒河去沐浴也要坐轿子。这姑娘仿佛是从十八部《往世书》^①中来到

① 《往世书》是把印度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神话、故事糅合在一起的一类典籍。

这个人世上的，完全与社会隔绝。

我的母亲，对各种社会法规是够虔诚的了。然而，她并不愿意有人比自己更加虔诚，因为这触犯了她的自尊心，她不能容许这样。所以，当我对她说：

“妈妈，我不配做这姑娘的丈夫！”

“嗯，就是在天堂里也难为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婿哟？”母亲笑着说。

“这么说，我与她就一刀两断了吧？”我说。

“怎么回事！你不喜欢她吗？为什么？看上去，姑娘还是不错的嘛！”

“妈，妻子不是摆设——只是为了给人看的。她应该聪明能干！”

“听我说，孩子，你怎么知道她不聪明，不能干呢？”

“要是这样，”我说，“她就不会整天在这些无聊的蠢事上消磨时光，混到今日！”

母亲感到束手无策了。她知道，这桩婚事丈夫已经答应了对方。她一清二楚，丈夫总是不理睬别人的意见。这可能导致不幸。

事实上，假如我父亲不是那样怒气冲冲地强迫我，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可能会与这古董玩具结婚的。也可能有一天为了这笔巨额收入而去斋戒，去恒河岸边寻求解脱。换句话说，假若劝说这件婚事的重任是由我母亲来承担，那么她会耐心地等待，慢慢地寻找机会，不时地在我耳边唠叨，也许间或声泪俱下……这样一来，或许我早就回心转意，与姑娘完婚了。

当时，父亲只知道一味训斥，大发雷霆。我被激怒了，顶了他一句：“从小时候起，您就教育我——吃饭、睡觉、走路、回家都要自立；而现在，到了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倒不要我自立了呢？”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学校逻辑课考试之外运用逻辑推理取得过什

么成就。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水一类的东西诡称与火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把油一类的东西与火联系起来倒是行得通的。父亲认为,既然他已答应了女方,那么结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权威。

这时候,要是我提醒他——母亲过去也曾答应过教师先生,然而那次不仅未使她完婚,而且还断送了教师的职业的话,父亲可能会把我当刑事犯关押起来。父亲牛唇不对马嘴、漫不着边际地开导我,说什么仪式远比智慧、思考和倾向圣洁得多;说什么仪典的诗意是如何深刻和美妙,它的韧性是如何重要,它的结果是如何高尚,它的象征意义是如何理想等等。

我可以咬住舌头,缄口不言。但是,我却不能使我的良知沉默不语。有的话已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比如说,当时我真想问父亲:“如果你承认所说的这些话,为什么要饲养禁止养的母鸡?”我心里还有一句话要讲:爸爸呀,有一次母亲做祷告时,大概是妨碍了你休息,你就用极难听的语言责备她,骂她愚蠢。妈妈当时吓得不得了,连忙承认女人天性愚拙,低着头为婆罗门准备膳食去了。

可是,上苍并不是严格按照逻辑模式来创造生灵的。因此,对某些在言语上或行动上违反逻辑的人,劝告是没有用的,只有对他大发脾气。抛开逻辑学的责任,非逻辑性的狂热就会增长——那些在政治运动和家庭活动中备受尊敬的人,尤其要牢记这一点。如果马匹认为自己身后套上车辆是不合逻辑的,并用脚去踢车,那么随它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不合逻辑的事实,反抗只会落得自己的脚受伤。当时,我毕竟太年轻,什么事都想套用逻辑学。所以,我当时的处境与套车的马匹无异。古董姑娘虽然摆脱了,可我却失去了父亲经济上的支持。父亲说:

“走,你去自力更生吧!”

我鞠了一躬,说:

“随您安排好啦!”

母亲坐在旁边,哭了起来。

父亲虽然撒手不管我了,可毕竟还有慈母。她时不时地给我汇点款来。这宛如是:乌云虽不下雨了,但夜里的露水却悄然无声地滋润着万物。我借助这微弱的支持,开始经商。

当时,我只有七十九个卢比做本钱。现在,我经营的资本,虽然没有那些心怀嫉妒的人谣传的那样多,但也不会少于二百万卢比。

人类主宰的使者又开始跟踪我了。以前,所有的门,对我来说都是紧闭的;而现在,它们却畅通无阻地敞开着。我记得,有一回,由于我年轻气盛、虚荣心极强,一位十六岁的姑娘(因怕引起当今正统观念极强的读者的指责,只好忍痛变更了一下姑娘的年龄)使我倾心不已。但是,后来获悉,姑娘的父母打算为她选配个官员,而且至少也要是位法律顾问职位以上的郎君。我嘛,用他们的择婿标准衡量,那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过,我还是与这家经常往来。起先,他们仅仅用茶水招待我;后来,就留我吃饭;晚餐之后又请我与姑娘们一起玩牌。她们之间谈笑风生,满口的当地土腔英语,我感到有些不好办,因为我学的是古典风格的英语。显然,与这些姑娘赛牌不是我的工作。“O my, O deal' O dear”^①之类,我难以启齿。我的英语水平,在市场码头上谈生意是够用了。但是,一想到要用20世纪的英语来谈情说爱,我的爱慕之情顿时就烟消云散了。

与此同时,这些姑娘对民族语言——孟加拉语,则不甚了了,讲得很差,词汇极其贫乏。要是用真正的般吉姆^②优美的语言与她们交谈,准会大失所望。与这些人交往,赚的钱即使再多,也是不够花销的。

① 英语,表示感叹,“啊,哎呀!”之意。

② 般吉姆·查特吉(1833-1894):印度19世纪的文豪,小说家。主要用孟加拉文创作。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镀了金的英国化的姑娘,我是唾手可得的。但是,我从紧闭的门缝里看到的姑娘,一旦大门敞开之后就杳无踪迹了。当时,我在心里琢磨:以前遇到的姑娘,笃信宗教,整天为着毫无意义的信条忙忙碌碌,并以此为满足;而眼前这类姑娘,只注意在言谈举止这些微不足道的方面摹仿英国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白白浪费青春混日子。这两种姑娘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前者,只要她们在对待长者或进行宗教沐浴时稍有疏忽,就会被认为是心不诚而自己坐立不安。而后者,只要发觉自己英语口语稍有异样或者使用刀叉略有差错时,也如前者一样,就会揣摩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罪恶一类的人。前者是国产玩具,后者则是英国玩具。她们的行为,已不能完全由思想决定,而是被呆板的习俗所支配。

这些则使我对女性的尊重丧失殆尽。我认为,她们缺乏理智,整天消磨在洗漱、斋戒这些琐事上,否则似乎就活不下去。我在书中读到过:有这样一种细菌,总是不停地转动。然而,人并不是转动,而是走动呀!难道上苍要使不幸的男人来与这种细菌的变种建立夫妻关系吗?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对结婚之事就更加犹豫不决了。人的一生中,在某种年龄阶段,可能会无所顾忌地结婚的。这段年龄一过,就需要有点孟浪精神才会操办婚事。我不属于草率从事的人们之列。

除此以外,我还有点想不通:一个思想健全的姑娘,怎么会无缘无故一下子就愿与我结为夫妻呢?我听说过,爱情是盲目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我已没有任何义务再盲目了。在这里,比生活智慧的两只眼睛还要多一只眼;那第三只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注视着我!我想,大概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东西。我身上,当然有不少优点。但是,这些优点并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发现。我的鼻子比较低矮;不过,我知